

印坛
点将录

62

石破天惊的 齐白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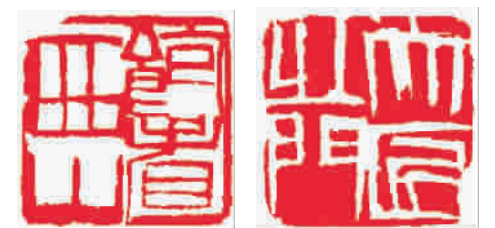
◆ 韩天衡 张炜羽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最杰出的艺术家，齐白石(1864—1957)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其影响力已超越了美术界与国界。齐白石从一个出生贫寒的民间雕花木匠，最终成为享誉中外的一代艺术大师，他的一生跌宕起伏，悲喜沉浮，充满着传奇色彩。齐白石的绘画、书法、篆刻无所不通、无所不精，尤其是他雅俗共赏、风格鲜明的国画作品，以平民百姓生活的视角来提炼、描绘世间万物，彰显出朴实自然的草根情怀，又蕴藏着过人的智慧与幽默，让人倍感亲和。齐白石对中国传统绘画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同样他的篆刻创作也是超凡入圣，具有卓越的艺术独创性。

齐白石篆刻艺术的成长与发展，与其他优秀印人一样，都经过了从模拟到借鉴、博采、创新的艰辛历程。他在《白石印章》序言中阐述了自己印风转变的几个阶段，称：“余之刻印，始于二十岁以前，最初自刻名字印，友人黎松庵借以丁(敬)、黄(易)印谱原拓本，得其门径。后数年，得《二金蝶堂印谱》，方知老实为正，疏密自然，乃一变。再后喜《天发神讖碑》，刀法一变。再后喜《三公山碑》，篆法一变。最后喜秦权纵横平直，一任自然，又一大变”。齐白石从早年研习浙派的丁敬、黄易入手，后专攻赵之谦，尽挾赵氏留红布白之秘。自1917年旅居北平始，齐白石的艺术风格产生蜕变，他受吴昌硕弟子陈衡恪的鼓励与推挽，独创的红花墨叶大写意花卉和工笔草虫等绘画取得了巨大成功，北人的悍迈率直气质，与其固有的天赋获得了良好的结合。他又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的印风，从篆势方折的《三公山碑》，锋颖逼人的《天发神讖碑》，赵之谦篆刻的“丁文蔚”以及秦代权量等文字中，得到了篆法、刀法和意趣上的综合启迪，并结合自己早年从事木手工艺中练就的强劲腕力和善于直来直去的走刀技巧，终于摸索出一套全新的威猛犀利、大刀阔斧式的偏锋直冲单刀法。

齐白石曾言：“世间事贵痛快，何况篆刻是风雅事”。他的单刀长驱直入，纵横排闥，猛利恣肆，给人以一股酣畅淋漓、惊心动魄的雄强气势。这种大块剥落，不假修饰，纯任自然的单刀法印章，与他以“天趣胜人”的书画作品，不论在技法、力度、气韵与意境上都是一脉相承的，这也是这位生于农家，才华横溢，不喜掩饰，以追求大朴无痕、草根本色为至高美学境界的最本真的表现。齐白石刻印不屑于“摹、作、削”，认为是“虚掷精神”。对于一味摹效古人，不知创新，或者似吴昌硕一路为追求金石之气而不惜反复做印，以及将线条削光洁白等，皆斥为“时人之蠢”及巧者所为，也呈现出齐白石与近代印人在创作理念上所产生的巨大差异。他不斤斤于传统篆刻固有的技法与形式，对元明以来文人篆刻家所倡导的书卷气等审美观进行了颠覆，高举崇尚天然、淋漓尽致的大旗，“追求刻字之解义”，将“刻”这种直觉式的走刀体验，视为个人情感宣泄的终极目标。齐白石这种不拘前人绳墨，胆敢独造，直抒胸臆的大写意印风，在旧京“时俗以为无所本”。然而不论是赞美夸奖，还是诋毁谩骂，齐白石以特有的定力，宠辱不惊，一笑而过，其识见和胸襟可略见一斑。

齐白石年登大耋，即使始背之年作品精、气、神依然饱满，从另一侧面也反映出其健康长寿的身体素质。然而有得必有失，其篆刻虽个性强烈，但受一冲到底的单刀法局限，篆法多舍圆求方，线条也单一相似，章法上靠欹侧、崩裂、并笔及线条粗细、间距宽窄来调整，手法趋于简单化。加上痛快劲健的刀法，难免抛筋露骨，失去蕴藉含蓄之美。齐白石曾自谓：“似我者生，学我者死”，其实“似”者也不见得是真正意义上的“生”，而一味摹拟的“学”则是必死无疑的。齐白石明白自己一味求猛利痛快的刀法具有不可也不宜重复的性质，事实上诸弟子皆无大成，值得后人深思。



■ “饱看西山” ■ 齐白石“大匠之门”

手追唐宋——读刘亨画有感

◆ 朱大建

新作
赏析

上海书画院松江分院院长刘亨送我两本画册，一本是《上海书画名家精选——刘亨卷》，一本是《上海名家人物画集——唐宋八大家》。前者是刘亨近几年画的人物石竹花鸟松树兰草，后者是上海的八位人物画名家画唐宋散文八大家，刘亨画的是曾巩。

看刘亨的画，第一感觉是古意扑面而来。趣味、笔墨都是高古一路的。我觉得，他笔下的人物，和唐代孙位《高逸图》中的人物，几乎到了神形毕肖的地步，神似又形似，据说这种衣袂飘飘的线条是东晋顾恺之创造的，称之为“春蚕吐丝描”。《陆羽烹茶图》《松荫高士图》《东坡赏视图》中，士大夫高人席地而坐，宽袍大袖，美髯飘飘，喝茶，抚琴，赏砚，神情怡然自得。旁边，童子侍立，秀石翠竹苍松相伴。造型精准，情趣高雅，笔墨古朴。

刘亨家进门处，放着一幅尺幅很大的《雪竹图》，用的是宋人笔墨，一排排的雪竹中竖着一块山石。竹竿用工笔，竹叶是意写，这是很吃功夫的。这幅画，他画了四个半月，刘亨很满意这幅《雪竹图》，笑称这幅画将来送给女儿作嫁妆。五代时徐熙就画过一幅雪竹，谢稚柳的《水墨画》一书中收入此图，六七竿老竹，两块山石，或工笔或意写，造型准确生动，竹石苍劲有力，意境高雅。看来刘亨的雪竹图，正是运用了五代徐熙破墨法，又在构图上增添了难度。刘亨说，他画竹是童子功，也曾学习谢稚柳画竹。而谢稚柳学的是宋人。后来，刘亨又得到擅长工笔意写的书画大师陈佩秋的指导，他很幸运。

刘亨开心地居住在松江，他的节奏很慢，慢慢地临摹晋唐宋元的古画，和画中的高士对话，一样的怡然自得，平淡天真。刘亨画画时专注于绘画，放下笔，他所思所谈的，全是文化。他对文化的热爱，已内化为他作品的艺术气质。用他的话讲，文化的作用是让人温暖，而艺术的目的是让人感到



■ 刘亨的雪竹图(水墨画)

爱。绘画是指尖更是心尖的艺术。他还年轻，正是四十多岁的年纪，按联合国标准，还是青年，有的是时间。我觉得，刘亨定会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形成自家的鲜明风格。他近年画的松江十二俊，松江千秋形胜图，松江九峰三泖已有一点自家面貌。

真正的“巨人”是谁？

◆ 朱玉萍

典故
新语

1504年1月25日，米开朗琪罗完成了著名的《大卫》，当时他被佛罗伦萨人称为《巨人》，那却是大卫杀死的敌人歌利亚的称呼。

1501年，正值26岁的米开朗琪罗受到委托，开始雕刻《大卫》，这件作品三年后使他在故乡佛罗伦萨名声大噪。雕刻《大卫》巨型大理石有多难雕刻？对比之下就知道。在米开朗琪罗之前，曾有另一位雕刻家在上面做雕刻，但因为这块大理石又大又窄，硬度大又十分光滑，他唯恐自己造诣不足，才交给了米开朗琪罗。而年轻有天赋的米开朗琪罗仅用了三年便出色完成了作品，可见功力之深。

这座巨型雕像大家都不陌生，《大卫》手持甩石的机弦迎战巨人歌利亚，怒目眦地直视前方，处于迎接战斗的

状态。过去艺术家多半选择大卫割下敌人的巨头，已经取得胜利的情景来展现英雄，而米开朗琪罗却突出了体格雄伟的“人”，从大卫生动的动作、表情来说故事，尽管看不见被杀的巨人，却反而更加惊心动魄。尽管看不到巨人，当时的佛罗伦萨人都叫这雕像《巨人》，可见这种表现手法赢得了高度的认同。

因此，《大卫》被看做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它对人体的赞美，表面上看是对古希腊艺术的“复兴”，实质上表示着人们充分认识到了人在改造世界中的巨大力量。米开朗琪罗在雕刻过程中注入了巨大的热情，塑造出来的不仅仅是一尊雕像，而是思想解放运动在艺术上得到表达的象征。作为一个时代雕塑艺术作品的最高境界，米开朗琪罗的确是艺术史上的一位巨人。

书墨
形态

品读“意会书法”

◆ 忻才良



■ 施鹤平书法作品

施鹤平的书法作品，其师书法名家韩天衡称之为“意会书法”，故又有“小品书法”之美誉。施鹤平的“意会小品书法”，其艺术特色有以下两个亮点——

一是参透中国汉字特点，从方块字的音、形、义三方领会汉字的意象与含义，进而用书法笔墨线条付诸宣纸，造象写意，抒发胸臆，表达志趣。

二是以小见大，内涵丰盈。他钟情于小品书法的系列创作，不求书作愈写愈大，不追逐书法市场效益而在于博采众长，化古索新，执著求异，别出心裁，奇思猎获，“徜徉在中西语境和古今时空之间，将哲学法则与美学思想融汇一体”。他的“意会小品书法”作品，同样打造主题性、表现性、艺术性。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会意施鹤平的“意会小品书法”点赞其的书法创意与艺术特色，还是要倡导书法家“不做金钱的奴隶”，创造各自的艺术特色。祝愿他的书法创作更有创造，予人以更多美的艺术享受与新的创造会意。